



腾格尔◎著

我的艺术人生

作家出版社

腾格尔◎著



我的



YZL10890164236

生

天福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唱：我的艺术人生：珍藏版/腾格尔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7

ISBN 7-5063-3384-8

I. 天… II. 腾… III. 腾格尔—自传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5510 号

天唱——我的艺术人生(珍藏版)

作者：腾格尔

责任编辑：晓 渡 懿 翎

装帧设计：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70 1/16

字数：160 千

印张：18.25

插页：3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84-8

定价：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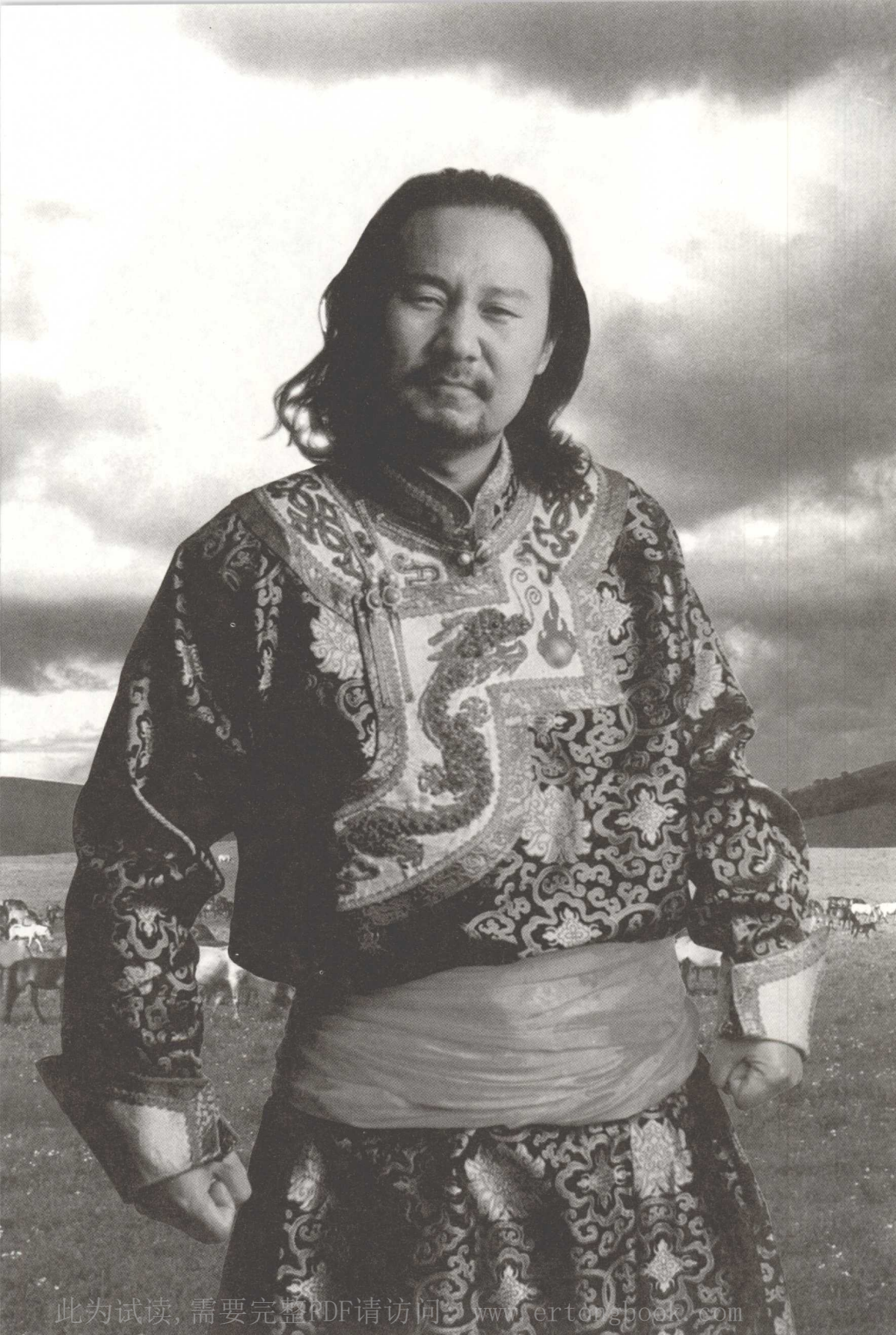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唱

仿佛再现昔日的王者
大草原如猛兽般的皮毛色彩斑斓
天空无声
唯有《天唱》
狼无踪影
只有“苍狼”
这就是你蒙古人的家乡
也是我们共同永远的天堂

——芒克





天唱——腾格尔·天的意思





目 录



- 腾格尔,天的意思 /001
- 额尔和图,我的根 /004
- 民歌的海洋 /012
- “傻儿子”和保护神 /018
- 十四岁,自杀未遂 /022
- 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028
- “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035
-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038
-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 /042
- 婚姻爱情,那是要有缘分的 /051
- 珠拉: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 /057
-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064
- “蒙古王”? 蒙古人 /070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 /079

在固原 /083

草原风暴震撼宝岛 /088

布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 /095

我的艺术个性是太强了 /100

我和苍狼乐队 /109

我的歌迷，我的知音 /120

还有那条“天堂狗” /127

三首最得意的和一首不走运的 /130

酒是个好东西 /143

东彬，东彬，唯有饮者留其名 /154

假作真时真亦假 /161

我的后台：从小说“啃”到菊花石 /163

莫名的四十岁危机 /168

三大耻辱：“硬汉”的另一面 /178

丑小鸭一不小心变成了烤鹅 /185

打假维权：“腾格尔终于愤怒了” /190

“你怎么工作得像个劳模！” /197



“哈 X 一族”:当代流行乐怎么啦 /209

“本土”的流失: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 /217

啥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乐” /223

八十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 /229

我承认有时想做一只猫头鹰 /233

东方神韵:线条美和慢歌 /237

身份一:歌声里的马头琴 /245

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歌手”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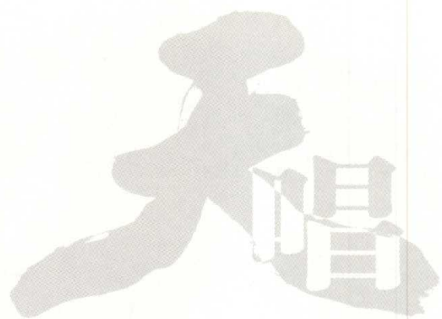
一颗平常心,活在音乐里 /255

附录:

男人中的男人——公司员工眼中的腾格尔 /269

苍狼乐队简介 /274

腾格尔歌曲写意(二则) 鲍尔吉·原野 /279





腾格尔， 天的意思

三百喏[®]，我是腾格尔。在蒙语中，“腾格尔”的意思是“天”；这样，您读这本书，也就等于我们在聊“天”。我这人不擅长在公众场合说话，但要说和朋友一起聊天，那是可以一直聊到天上去的。

我把这看作一种缘分，就像我唱歌，你们听我的歌，其实都是缘分。

天知道父母为什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我是说，回头去看，其中真好像有那么一点“天意”。

我生于1960年1月15日，属摩羯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特容易忧郁，名人也特多。大影星梅尔·吉普森、尼古拉·凯齐、凯文·柯斯塔，还有“猫王”等等，都是摩羯座，而且确实都是忧郁型的。但我所说的“天意”和这无关。

您瞧我大头大脸盘，一上电视就既显老又显胖，本来不合适做公众人物，可命运它偏偏就让我成了个最“公众”的歌手，除了天意，怎么解释？

做了歌手就不得不总在天上飞，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要飞一次，这是不是我“与天”又一层注定的渊源？

由于总是飞来飞去，我吃了太多的包子和饺子，却



少吃了许多我更爱吃的面条（按照家乡的风俗，上路只能吃包子和饺子，不能吃面条，否则路会像面条那样越抻越长），有时就不免心生怨气。不过，再大的怨气也不会影响我对这个名字的热爱和感激。

我甚至常常为这个名字感到骄傲！我骄傲，是因为我没有辜负这个名字。

《易经》我不懂，却也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不君子的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自强不息”。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自强不息”就是：尊重自己的“天”，进而成为自己的“天”。

腾格尔——天——天行健。多好。这么多年磕磕碰碰地过来了，回首往事，我很高兴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我能走到今天，走这么远，真的没有依靠过任何人，靠的是自己。

我就是我的“天”。

① Sin Bainu, 蒙语问候语，“你好”的意思。





就这样,我从草原深处走向你们(2001)

天唱

额尔和图， 我的根





我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额尔和图苏木。有一部长篇小说叫《草原风暴》，说的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事，可惜我没能赶上那个革命的年代。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我的家乡远离大都市和交通干线，属于既贫穷又落后的地区。用上电是这些年的事；而我小的时候，甭说电，连点蜡烛都是只有在过节时才能享受的奢侈，平时就只能用煤油灯。

可这一点都不妨碍她的美。那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美、纯自然的大美，语言无法描述。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大美了，可它完整地保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我的一生。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说起“草原”，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那个童年的草原，记忆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

草原的幻影中荡漾着湖水的大波。岸边密集的野芦和草丛里，啁啾着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鸟儿，那个多。夜深人静，躺在被窝里听，湖里动静那叫大，害得我平时一个人都不敢去。

这个位于我家南面的湖眼下还在，但水已经少得可怜；至于芦苇啊，鸟儿啊什么的，早已不知去了哪里。

我家东边是一条河。平时水不深，但逢到夏日暴雨就会涨水，浊流滚滚。这时若想过河，就得沿

和乡亲们在一起。背后是我给家乡修建的佛塔（1998）

天苍苍，野茫茫，远处是牛羊。在家乡草原（1998）



着河往上走好几公里,直到 水浅了才能涉过去。再往东,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合抱粗的大树遮天蔽日,夹生着密密匝匝的杂树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干了,森林秃了,正在沙化的山丘上,只剩下些东一丛、西一撮的沙棘。沙棘的果实可以用来做饮料,我还是从饮料瓶子上知道那叫沙棘的。

还有狼,草原狼。现在我家卧室里就有一只,毛色苍黄,骨骼粗壮,两耳尖尖,眼珠贼亮。

当然,那只是个标本,不是活物;但在我小时候,作为活物的草原狼是随处可见,一点都不稀罕的。

狼强悍而狡黠,年纪大一点的大概都听说过有关它的故事,比如从后面悄无声息地接近夜行人,突然将两只前爪搭在你肩上,趁你受惊回头的刹那,一口咬断你咽喉什么的。但在我们那里,它似乎没那么可怕,至少我印象中如此。

我们一般不唤“狼”,唤“野狗”,这一被弱化了的称呼表明,没人把它太当回事。有时姥姥正带着我在外面玩,远远地看见它颠儿颠儿过来了,就会说:“野狗来了,离远点。”于是领我进屋在门口兜几圈,再出来,也就不见了。

朋友们送我那个标本,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敬意;而我收下它却不只是引以为傲,还因为我知道,这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们图腾标志的大家伙,如今已经像那条河、那片原始森林一样,从我所熟悉的草原上消失了。也许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蒸发”更准确,因为它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

没有了狼,就只剩下了兔子;再把猎枪给缴了,兔子就成了灾。兔子不像狼,没什么好说的,成了灾的兔子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它们对草原的危害,和狼比起来一点都不差,甚至更厉害。这时人们不免就要怀念狼。

贾平凹前两年的一部小说,书名好像就叫《怀念狼》。

我把那只草原狼的标本放在卧室里,也是为了怀念,但不只是怀念狼,我怀念的是整个儿草原。这种怀念像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梦,却比梦真实。因为每当我们独自面对,这只狼,这只都市里孤独的草原狼,就会透过它尖锐的眼神、矫健的身姿,为我送来遥远的、我记忆中的大草原气息。





在草原，每一根草都散发着阳光和大地的芬芳（2002）

有时抚摸着它依然柔软，似乎还散发着体温的皮毛，我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我抚摸的不是一匹狼，而就是大草原本身。我会闭上眼睛，想象我的手指正依次掠过那些像雨后蘑菇般星星点点地开放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那些像云朵般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涌动的羊群，那在苍翠的原始森林上空盘绕不去的烟岚，那在初春的阳光照耀下闪射着万顷粼光的清凉的湖水，那水上岸边叽叽喳喳、上下翻飞的鸟群，一条大鱼“扑喇喇”跃出水面……甚至那冬天肆虐无忌、转眼就能封门的暴风雪，还有夏日的雷暴，乌云笼罩着草原像一口大黑锅，一声炸雷震撼四野，然后从被狂风压得匍匐在地的草腰上隆隆碾过……这时我就会气血涌动，喉头发痒，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吼上那么一吼。

我曾写过一首歌，叫《母亲湖的泪水》，在这首歌中，“母亲湖”正象征